

# 給我一個全新的爸爸

文／凌晨  
圖／Wu-Hu

信仰  
專欄

福音小舖



原本喝酒全身穢氣難嗅的人，  
在星期六時，  
竟穿得整整齊齊、  
全身乾淨、  
臉帶「笑容」！

**均翰一家人**住在復興鄉，原住民生活本就較悠閒放鬆，又因爸爸在工作時結交的益友不多，損友卻不少，三五成群的，幾瓶老米酒就把工作耽誤了；以日計酬的收入原就辛苦無比，嗜酒宿醉惡習一染，常一發不可收拾。遠古時代所羅門王於智慧書中說：「酒發紅，在杯中閃爍，你不可觀看，雖然下咽舒暢，終久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眼必見怪異的事，你心必發出乖謬的話。」（箴二三31-33），這形容是多麼貼切啊！

爸爸與媽媽（平地人）是相識、相戀才結婚的，但婚後家庭成員多了，甜蜜卻少了，因生計的沉重，使得生活壓力越來越大，並且醉酒後的爸爸回到家總是對媽媽無故的打罵，使得年幼的均翰小小心靈裡只能默默飲泣。印象中，媽媽總被爸爸打跑，回到新北汐止區的娘家，可憐的孩童就成了爸爸無處發洩的「出氣筒」。每當夜晚來臨，必讓他和兩個妹妹心驚膽顫，喝醉酒的爸爸顛跛的腳步聲，遠比螢幕上的恐怖片還要恐怖百倍！

「起床！」爸爸無理的出操、謾罵、體罰，均翰只恨自己還沒長大，否則還真想給予反擊。「天啊！我到底犯了什麼錯？為何要生下我？」均翰常望天咆嘯，並且尋死（自殘）的念頭一直沒有離開過腦海……。

一度清醒的爸爸，帶著小孩搬遷來到汐止和媽媽相聚，痛悔的認錯，暫時得到媽媽的原諒，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，吵吵鬧鬧、打打罵罵，終究如此反反覆覆。

約莫到了均翰升上中學時，眼看著平地的環境更複雜，生活擔子與壓力更大，爸爸嗜酒習慣非但沒有改變，反而變本加厲，夫妻吵鬧、互毆成了最常上演的戲碼。外婆、舅舅、叔叔、姑姑常來當和事佬，還拿小孩當「籌碼」，軟硬兼施，但終究歹戲拖棚，勸無可勸。

不等這破窩恢復溫暖，均翰開始逃學、抽菸、罵髒話，不堪的童年生活，讓他朝向負面發展，染髮、奇裝異服，到處嬉戲、留連不歸、打群架、脾氣暴躁、摔東西、砸客廳……，行為越偏差越過癮，也暗自盤算和中輟生跳八家將去，或是加入陣頭、混黑社會算了！然而心裡頭那股莫名的哀傷仍是揮之不去，常使得均翰走上樓頂欲「一跳解千愁」。何謂生命寶貴？何謂人生價值？在他來看，全是悲哀的總合罷了。「恨！」是均翰對當年所下的註解。

其實在父親不多清醒的時刻裡，也曾想藉由信仰的力量來改變自己，所以曾去過天主教還有許多基督教派慕道。「噢！爸爸邀我一塊兒去參加聚會耶！」爸爸正常時，均翰當然也規規矩矩的，這可是他盼了許久的幸福生活啊！但好景不常，才過兩個月，爸爸又喝酒了，惡劣的氣氛再度籠罩整個家庭。其實爸爸也知道，唯有「耶穌」才能救他、更新他，只是哪裡有「真神」？何處有「真正得救的教會」？

一天，奇妙的改變發生了，原本喝酒全身穢氣難嗅的人，在星期六時，竟穿得整整齊齊、全身乾淨、臉帶「笑容」！爸爸竟然笑了！那是好幾年來未曾見過的景象呀！爸爸正經八百地告訴均翰說：「來！我們一起

去真耶穌教會……」只要爸爸正常不異樣，他的邀請，均翰又有何推辭的理由呢！

走進了教會，原來這兒是——真耶穌教會汐止教會。坐著聽道理時，內心一股溫暖的感受紓解了那份陌生，震天裂耳的禱告聲，均翰一點也不懼怕，會後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向他們親切地打招呼，如同一家人般，原來爸爸已經來這慕道個把月了，信了、接受了，難怪菸丟了、檳榔不嚼了、酒也戒了，並且爸爸的臉上一直掛著均翰期待已久的笑容，非常有禮貌地和所有人握手、問安。爸爸找到真神了！這教會（真耶穌教會）有聖靈、完全遵照聖經，所以守安息日（星期六）聚會，也不慶祝「聖誕節」，有著很多的不一樣……，當然，最大的不同是，自從爸爸於2006年信了真教會後（得聖靈、接受大水的洗禮），爸爸從此變成了一個「全新的人」！

× × × ×

感謝慈愛的主耶穌，揀選、拯救了爸爸！茶會時，升上大學四年級的均翰站在台前侃侃道來。早已破碎無望的家，要重新建立談何容易？如今，兩個妹妹也得了聖靈並受洗歸主，只剩媽媽還在觀望，畢竟過往的傷害實在太深，但她並不反對家人信真耶穌教會。在均翰與眾人分享恩典的同時，除了向主耶穌致上最大的感謝，更大的期待就是媽媽能一起來信主了。

儘管天空大雨不停，會堂裡幾位慕道者與參加的會眾們，對這生命更新的故事無不動容，相信大家對均翰皆同有一個祝福：「靠著主，幸福必有歸屬」。

